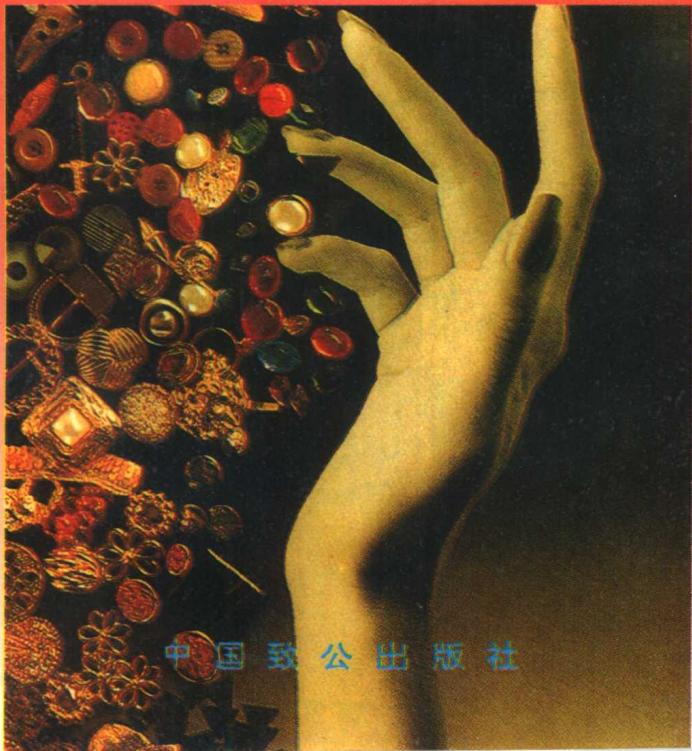




李
编
克

拿生命做赌注的人 ——赌博犯罪纪实



警世钟丛书

拿生命作赌注的人

赌博犯罪纪实

中国致公出版社

(京)新登字196号

“警世钟”丛书编委会

主编：牛旭光

副主编：李法宝 郑 宪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牛旭光 李仁质 李法宝 张克敏
郑 宪 徐立志 彭清洲 董耀鹏

责任编辑：学 良

拿生命作赌注的人

赌博犯罪纪实

李 克 主编

*

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4号(邮编：100810)

北京后牛坊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25 字数：120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100 册

ISBN 7-80096-040-4/D·3 (Y)

定价：3.70元

目 录

第一篇 赌博：扩散的毒瘤	(1)
赌博大观	(1)
赌博：一个游荡着的黑色幽灵	(10)
第二篇 杂赌、奇赌、豪赌	(27)
啤酒的“大用场”	(27)
大学校园里的菜票游戏	(30)
台球的“魅力”	(32)
灵柩前的“闹剧”	(35)
“飞灵公司”的真面目	(36)
令人心寒的“赌注”	(38)
骰子掷出来的乞丐	(41)
赌场上的“童子军”	(44)
疯狂至极的“博士”	(46)
支票、存折大战赌场	(48)
魔光笼罩下的赌窟	(49)
神秘的“3”和“8”	(51)
母女、母子嗜赌成癖	(53)
小旅馆里发生的奇赌	(55)
拜师学艺“壮赌”	(60)
一夜博六万	(62)

	赌豪的“掷金声”	(64)
第三篇	赌海沉浮录	(66)
	震惊人心的“国赌”	(66)
	都因为赌博	(69)
	麻将高手的沉浮	(74)
	被蟋蟀吞噬的赌徒	(76)
	从赌场走向刑场	(81)
	老马也有失蹄时	(83)
	他，玩命地赌	(85)
	现代卖儿鬻妻记	(87)
	三个血淋淋的手指头	(89)
	赌博造成的血案	(91)
	一群“全天候”赌徒	(95)
	幸福之家的解体	(97)
	昙花一现的“黑牡丹”	(99)
	赌海狂潮众生相	(101)
	要妻子还是要麻将	(104)
	麻将家庭的悲与喜	(106)
第四篇	赌徒的忏悔	(110)
	告诉女人：切不要嫁赌徒	(110)
	我现在才信了：赌是万恶之源	(112)
	是赌博毁了我	(113)
	赌博把我送上了绝路	(114)
	赌博使我尝到了临刑的滋味	(116)
	赌博的悔恨使我砍断自己的手指	(117)
第五篇	禁赌：现实的指令	(119)
	依法查禁赌博	(120)

刹风禁赌大反攻.....	(128)
坚持综合治理赌博.....	(144)
附 录	(153)

赌博：扩散的毒瘤

赌博，作为一种奇特的全球性现象，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真可谓源远流长。深受其害者上至一国之君，下至平民百姓。纵观古今中外，好赌君主，必遭朝纲松弛，亡国倾政之下场；喜赌贫民，定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苦果；入赌富贵子弟，祖宗殷实遗业付诸东流，后悔莫及。蓦然回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几乎每个国家都制定过严禁赌博的法律条文和政府法规，然而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而且处在一种逻辑怪圈之中，禁归禁，赌还赌。

当历史的车轮滚入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赌博之风并没有减弱之势，而是愈刮愈烈。赌博源于何时？又为何屡禁不止？它发展到今天，又有什么新的特点？这些值得我们探究一番。

赌博大观

现在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赌博起源于早期人类的嬉戏娱乐。游戏具有两个明显的原则：一是具有大家共同认可的规则；二是有胜败高低之分，具有“博”的意义。这两条原则刚好可以满足人们争高比胜的本能心理。而且，游戏的偶然性比较大：

胜负难以预测，带有不确定性，这又满足人们“碰一碰运气”的好奇心理需要，即侥幸取胜心理需要。据此，我们可以将游戏分为两类：一类是竞技性游戏，凭借技巧和能力取胜；另一类是侥幸取胜的游戏，获胜者完全是靠偶然因素和运气取胜。

由此，游戏成为人们娱乐、消遣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可是，一旦将游戏的胜负与利益、金钱、物质的得失挂起钩的时候，那么游戏就开始变成赌博了。

赌博的涵义究竟是什么？众说纷纭。各人有各人的解释和回答，但总括起来，赌博是一种意在博取他人财物而进行的不正当的游戏活动。为了满足人们的获胜心理，游戏的结果要分出胜负，对胜者和负者要给予奖励和惩罚。这种奖励和惩罚可以是精神的，也可以是物质的。但，奖励和惩罚只是游戏的附属品，一旦其地位超过了游戏本身，成为人们单纯追逐的对象时，游戏也就不再是游戏而成为赌博。

赌博的历史比较久远，并且始终与游戏相伴随。

在中国，很早很早的时候，游戏娱乐就开始产生。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城市开始出现，城市娱乐活动不断兴起，诸如：斗鸡、走犬、六博、弈、投壶等活动。这些活动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赌博。这些赌博形式不断向乡村流传和辐射，赌博之风随之刮起。

到了唐朝，赌博形式除博棋与骰子以外，又形成了另一大赌博系统：简称叶子龙。叶子龙其实是一种纸牌，到了晚唐才出现，与当时发达的印刷术有密切的关系，并且相得益彰。为什么这样讲？众所周知，我国的印刷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大发展，到了唐朝中叶已经相当成熟，当时的佛经印本流芳百世。从此我们不难看出叶子龙的出现决非偶然。唐朝的赌风相当豪盛，唐朝高适的《少年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一掷千金浑身胆，家徒四壁不知

贫。”

到了北宋时期，赌博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过元、明两朝数十代的时期，中国的赌博花样更是日新月异，可谓是“百花争艳”，毒气四溢，腐化了社会风气。

到了清代末年，清朝政府日益腐败，政纪松弛，官员昏庸，赌博之风更盛。上至皇帝、文武大臣、皇亲国舅，下至一般贫民百姓，赌博充斥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角落。我们仅对当时赌博方式略作考查，可见一斑。

第一种赌博方法是“字花”。

字花也称“花会”。它的蔓延区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花会起源于清朝道光年间，浙江的黄岩盛行。它不仅危害性大，而且赌户特别广。只要有花会、赌场设立的地方，其方圆数十里的男女老少、大人小孩，几乎十之七、八，无不参加。

花会赌博，是由 36 个人名（有的地方用 34 个人名），由博者在其中任意选择一名或数名，随意下注，各注钱数，用一张纸书写清楚密封后交人带去赌场。假如投注者射中主方（厂方）当日所开出的一个人名时，主方必须以 30 倍于赌注的钱付给彩金，不中者则所有的赌钱都为厂方所有。花会所编的字花书，有不同，各自成体系。

第二种赌博方式是“闹姓”。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在我国发展较早，至清朝已比较成熟。科举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所以当赌博和科举挂在一起时，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这种科举时代的赌博方式——闹姓，即指猜测新科状元到底由姓什么的人考中。事前，主会方面已将参加会试的各省举子的人名资料搜集起来，接着公布有资格赴京城会试的各省举人的姓名。张、王、李、陈等姓是大姓，举人人数比较多，猜中的几率当然比较高，所以赔率低。比

较偏僻的姓，诸如：司空、上官、桂、苻等等，举子人数比较少，猜中的几率较低，但赔率比较高，开奖的办法是依照北京会试放榜的名次为准。

第三种赌博方式是番摊。

番摊的历史比较悠久。它的原名叫“掩钱”或“意钱”。这种赌博方式起源于汉朝，它是指用手随意抓起一把铜钱，用东西遮住，猜测铜钱数目。

到了清末，出现了由专人经营的摊馆，番摊由摊馆主人做庄，摊子（赌具）一般是颗粒状物。赌法是先由主持人把摊子抓一把出去，用一只碗或别的什么东西把摊子盖起来，不让大家看到究竟有多少数目，待赌徒下注以后，再开摊。

开摊方法是由摊主用一根竹子，把摊子每 4 颗为一组逐渐扒开，扒到最后一组时，如果剩下一颗摊子，叫做开一摊；剩下 2 颗，叫做开两摊，依次类推，叫开三、开四。这样便得出 4 种开摊结果，由此赌法分为 4 门，而赔率有番、角、稳、正 4 种。所谓“番”，只有开一摊再算中，赔率是一赔三，九成派彩。所谓“角”，就是赌徒投注二门，投中一门便算赢，赔率是一赔一。“稳”和“角”差不多。至于“正”，这是一胜两和的赌法。押注三门，中了其中的一门便算赢，其余两门便是和。

以上三种赌博方式是清末年间比较盛行的赌法。

解放前黑暗的旧中国，赌博可以说发展到鼎盛时期。那个年代，赌博的名目繁多，传统的赌法有：麻将、牌九、花会、铺票、顶牛、十点半、啤牌、纸牌、诗韵、通宝、十五糊、斗鸡、斗狗、斗雀、斗蟋蟀等 30 多种。从西洋进口而来的赌博方法有：扑克、抢场、彩票、赛马、回力球等等。当时，无论是城镇农村、大街小巷，还是田间学校、马路两旁，中西赌法应有尽有，好一个“赌博繁荣”的景象。难怪有志之士大声疾呼：“此乃社会一大问题也。”可是又无

力回天。

赌博上下几千年,透过它走过的历史足迹,我们不得不为其花样翻新速度之快而震惊,也不得不为其形式的多样化而大开眼界。假如说,过去作为赌博使用的赌具有一定限制的话,那么到了当今,赌博方式和赌具则是五花八门,门类齐全,不计其数了,既有简便易行的,也有极为复杂的;既有用直接手段赌博的,也有用间接手段引诱上钩的。透视赌博面纱,了解一下其新的赌博方式,不免使人感到困惑和震惊。

海外赌博方法,更是举不胜举。

1. 赛马赌博——赌马。

跑马古已有之,然而把跑马与金钱利益挂起钩后,便出现了赛马。它最早出现在英国。英国在全盛时期,向外掠夺殖民地,所到之处,必然兴起许多赛马场。

赛马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赌马。最初的赌马发生在马主与马主之间,其他旁观者只是观战,并不参与赛事。在19世纪初,当时英国有两位爵士,一位名曰打比,另一位名曰奥克斯。他们俩在一场比赛三岁新马雌雄混合赛中,各选一匹作为对象打赌。谁选的马获胜,今后雌雄马混合赛的赛事就以谁的名字命名,两人立书为证,结果打比的马获胜。从此以后,英国这种赛事就叫“打比赛”。这是赌马的中级阶段,即有观战人员参加,而且这些人员大多为社会绅士或上层人士。

赌马发展到今天,愈来愈向大众化方向发展,而原来只是绅士们高尚的体育活动,现在有许多马会专门组织赌马赛事,从中牟取高额利润。比如在我国的香港,赌马已成为大部分居民生活的一部分。赌马形式有“独赢”、“位置”、“回重彩”、“六环彩”等多种形式。

2. “硬币老虎”赌博。

所谓“硬币老虎”赌博是指投入自动售货机一枚 25 美分的硬币，扳动旁边的把手，机器就会转动起来，如果转动三个或五个同样的图案排成一排，机内的铃就会一响，根据你转出的图案，掉出不同数量的硬币，一次最多可以掉出 200 个。当然你转不出同样的图案，你的钱就被吃掉了。

这种赌博方式虽然所需数额比较少。然而在十几分钟内也能吃掉你 100 美元，对于赌徒来说，叮叮当当的响声无异于清脆悦耳的音乐声。

这种赌博方式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比较盛行。在拉斯维加斯到处都有赌场，赌场内歌声悠扬，灯火通明，场地宽敞，也有婷婷玉立、婀娜多姿的姑娘行进其间，端茶倒水，送酒送饭，可谓服务一流。在赌场中几十台老虎机排成许多排，联成一大片。叮叮当当的声音不时传入人的耳朵，有人高兴得前仰后合，有的人破口大骂，有的痛哭流涕，各具神态，情绪各异。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超的电子设备成了某些人赌博的工具，真可谓是现代文明的一大悲剧。

3. 与体育比赛有关的赌博。

体育运动是竞争、对抗性的运动。它不仅对健康有益，其比赛结果同样具有偶然性。

足球虽是英国人的发明，但它在意大利，就象做弥撒一样属于人们在星期天必不可少的活动。这种运动体现了意大利民族的美德与热情，成为人们寄予希望的实物和感情的源泉。所以，投机钻营者便利用足球运动来赌博。意大利的足球赌博水平可以与美国的赌城、法国的彩券、英国的赛马、西班牙的斗牛相媲美，堪称世界赌博中的第五大特色品种。

在意大利，足球赌博金额呈直线上升趋势，1985 年达到创纪录的 8000 多万马克。这意味着，平均每个意大利公民各掷下

了 1 马克 25 芬尼的赌注。意大利足球赌博的销售处有 13600 个，足球赌博周刊每期销出近 10 万份。意大利人在足球比赛中赌博输赢的钱之多，是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

在第 24 届汉城奥运会上，爆出一条赌博新闻，运动场上，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与加拿大运动员本·约翰逊将在 100 米赛跑中角逐，而在同一比赛时间的伦敦赌行里就开办了针对两人的赌博。比赛结果，本·约翰逊以 9.79 秒的成绩摘取金牌，刘易斯获得亚军。

可最富有戏剧色彩的是，一天之后，约翰逊因服用过违禁兴奋剂，被收回金牌。而刘易斯理所当然成为冠军。可在伦敦，许多赌徒获取金钱之后逃之夭夭，赌场老板无法追回巨额赌金。着实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难怪一位加拿大电视节目主持人气愤至极，在亿万观众面前质问：“约翰逊，你怎么能这样……？”

在海外，除了上述主要的几种赌博方式之外，还有其它种种，比如赌车牌号码，赌麻雀，赌台球等。这里不再赘述。

在我国，赌博花样同样比较繁多、冗杂，既有传统的“土”的赌博方式，也有引进的“洋”的赌博方式，还有“土洋”结合的赌博方式。

斗鸡赌博。在某县城中心，烈日当空照，一棵大树下，围着一群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们时而伸长脖子，时而低下头去，真是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他们在干什么？在赌博。将赌注压在了两只正在争斗的公鸡身上。圈内，两只公鸡正斗得难分难舍，浑身上下血迹斑斑，地上已散落了许多毛，到处乱飞。有两个赌头在大声嚷叫，其中一个年轻小伙子大喊：“下注喽，赌红公鸡赢的交钱来。”另一个小伙子为了拉拢赌徒，也不甘示弱，两手挥舞，厉声喊道：“看这芦花鸡愈战愈勇，有眼力、好运气的快交钱。”随着赌头们的喊叫声，周围的人们纷纷将 10

元、20元、30元、40元数量不等的钞票塞向两个小伙子。这场鸡战持续大约半个多小时，芦花鸡终因体力不支，败下阵来。顿时，有人喜笑颜开，有人满脸沮丧。押红公鸡的人高兴地分享着“胜利”后的“喜悦”。红公鸡的主人也似逢喜事，乐不合口，坐等其成，收入800元。

蟋蟀赌博。近几年，在南方沿海开放城市，有人专门捕捉蟋蟀和饲养蟋蟀，为赌斗们提供赌具。在某地曾出现了有人为捕捉蟋蟀而毁坏田野庄稼的怪事。弄得农田满目狼藉，丝瓜棚倒塌，青椒根朝天，冬瓜藤枯萎……利用蟋蟀赌博的赌资日益巨大。某公安机关派出所捣毁了一个赌窝，当场抓获赌徒25名，缴获赌资1.5万余元，存款单3.14万元。某派出所冲击一个赌窝，抓获赌徒38人，缴获赌资1.2万余元、美金150元、日币2100元等等。《生活周刊》上还谈到过有人赌头蟋蟀下过赌资达11万元人民币之巨。现时的斗蟋蟀，不仅使我们的老祖宗望尘莫及，更使外国人大开眼界。上海滩上蟋蟀热得不亦乐乎。某国驻沪领事馆竟然发信邀请长宁区的几位虫将，带上虫子和器具到领事馆的会客室表演。蟋蟀角斗场上，两只小虫厮杀得昏天黑地时，老外们个个瞠目结舌，伸出大拇指连声称道。最后慨叹曰：“噢，太精彩了，亲爱的先生，你能……把这个卖给我吗？”

麻将赌博。麻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堪称正儿八经的“国粹”。《辞海》曰：麻将牌，即麻雀牌，简言之“雀牌”。博戏，始于我国清代，由马吊牌演变而成。马吊牌始于我国明代，由四十叶纸牌合成，所以，也称“叶子戏”。牌分为十字、万字、索字、文钱四门，前两门画《水浒》人像，后两门画钱索图形。四人同玩，每人八叶，余置中央，出牌以大打小。冯梦龙老先生有《马吊牌经》详细记载。我们老祖宗传

下来的博戏，本身就带有搏斗、搏杀、较量之意。这必然要有一个成绩比较，输赢问题。

在当今，麻将牌于城镇乡村、机关学校、宾馆旅社，几乎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麻将赌博的范围越来越广，人数愈来愈众，赌资越来越大，麻风越刮越烈。真可谓刮翻了这家，吹翻了那家。然而仍有许多人沉湎于麻将赌博之中。

就是在高等学府里，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发奋攻读外语，考托福，称之为“托派”；另一派，无所事事，学习成绩追求 60 分及格，整日打麻将，称之为“麻派”。为此，各级有关部门进行了整顿，但效果仍不尽人意。

麻将赌博，逐渐向群体化方向发展。据报载有些个体户，内心比较空虚，他们分别从东北、西北、华北、中南等地，乘火车、坐飞机齐集羊城，进行“跨省市行动”，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逃避公安部门的打击，通宵达旦搓麻将赌博。输赢金额小至数百、数千，多到几万元、几十万元。

台球赌博。台球本属人们娱乐、消遣、陶冶情操的玩具，不知何时起，也成为一些人赌博的工具。在大街小巷，娱乐场所，当夜幕降临，花灯初上时，一排排、一行行台球案，摆满了马路两旁、广场周围，男女老少、大人小孩花钱便可加入这一活动。起初，输者付租赁钱。现在，押赌注进行大赌。

游戏机赌博。

游戏机的出现也为赌博提供了条件，从边远地区到东南沿海，从内陆省份到开放特区，电子游戏机的响声不绝于耳。某市王、郑二人玩打飞机一个小时，结果王×比郑×多打了 3 架飞机，郑×当即掏出 2000 元钱，很潇洒地扔给王×：“今儿个算咱爷们倒霉，明天再同你决一死战。”在沿海开放地区，有些个体户玩游戏机每天输掉几千甚至上万元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扑克牌赌博。在我国玩扑克早已有之，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的老百姓不会玩扑克的很少。当然，利用扑克进行赌博也就难以避免，扑克赌博花样越来越多，翻新速度快得惊人。从流行的“拱猪”、“争上游”、“打对家”，到当今的“敲三仙”、“捉黑×”等等。人们常会看见，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拿着三张牌放在地上依次放乱次序，让观者猜测，并押赌注，有的一次数十元、上百元，有的押到上千元。这种赌博方式简单易行，历时较短，所以许多赌头对此倍加青睐。

汽车赌博。汽车牌号也成了赌徒们赌博的工具。有些站在高速公路边，有的立在桥上，有的站在豪华宾馆的房间里，猜测飞驰而过的汽车牌号是双数还是单数，决定输赢。

赌博方式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赌博方式的多样化与赌资的数量增加几乎是同一速度。请看一组报道：浙江省某县查获一起输赢额累计 95 万元的赌博大案，其中一名案犯交代，仅他一人输额就达 18 万元。在温州这个比较富裕的地方，输赢 10 万元的赌徒计有 3000 余人，而少于 10 万元的人更多。

赌博：一个游荡着的黑色幽灵

赌博，象一个黑色幽灵，一直在中国大地上蠕动。

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卖淫、赌博、大烟是当时三大社会毒瘤和恶疾。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赌场林立、生意兴隆、赌徒盛众。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一般百姓，大都精于此道，赌博成风。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我国历史上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向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作斗争，查封妓院，戒烟戒毒，取缔赌博，净化了社会环境；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将这旧社会的三大毒瘤在短时期内一

举消除。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请看一组统计资料和有关报道。

解放前国统区赌业兴旺。在广州，以赌为业者大约有3万人，赌场3000余所，各大赌场还设有电船70余艘，专门往来于珠江口迎送赌客。在上海、天津，帝国主义分子设有赛马、赛狗等赌场，参加赌博的人数甚众。各种黑社会势力设赌局，为十里洋场增添了极不正常的繁华。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赌风更是十分猖獗。当时的警察厅“虽历经饰靥，严密查禁，但沉迷于烟赌娼者尚众，犯者仍多，沉迷陷溺，大有人在，此乃社会的一大问题也。”

新中国成立后，对赌博进行了100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扫荡。对所有地下和公开的赌场、赌局进行明令取缔，对赌头、赌棍严加惩办。~~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赌博教育运动，赌博顽症，此时已无生存的条件和适宜的气候。~~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重视人们的~~思想教育~~，~~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全国各族人民~~，赌博这种社会丑恶现象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所以，在建国后的长时期内，赌博在我国几乎绝迹。

赌博作为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沉淀物，根基很深；要想斩草除根，使其绝灭是不可能的。一旦遇到合适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便会死灰复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获得双重飞跃和解放。在思想观念上，商品经济观念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墨守成规、安于现状、乐于死守田园的观念旧俗逐渐被人们所抛弃。代之而起的是开拓前进、时间